

随笔

过年，我要回家

茹喜斌

我在外读书那会儿，一到过年就特别想回老家。那年放假时天着大雪，大清早四点多去赶火车，从学校到车站六七里路，我是扛着行李一路小跑啊，脚下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回家，回家”的呼喊一样。

其实，老家只是个平常的小县城。北边洛河水，南面锦屏山。城里三四条大街，错落些民宅、学校和商场，没啥特别诱人的景观。但我回家的渴望却火一样烧个不停。那天，当我挤上火车时，我想到了父亲。父亲在地质队工作，常年在大山里奔波。那年为了过年，他一大早起走来了几十里山路才坐上了当天夜里的火车。父亲在大年三十才雪人一样进了家门。但父亲放下行李时说了句让我一生难忘的话。父亲说：“还是家里好啊。”

家是什么？家是心里的一份依恋和牵挂。哪怕是房顶的一缕炊烟，院里的一棵老槐树，田边地头的一棵小草，或是一只小花猫、一只小黄狗，都能给我醉心的回忆。我时常会想起我那只小狗。它的四只蹄子和尾巴尖儿都是黄色，眼上头有两块儿扣子大小的黄

去寻觅那条弯弯的小路，以及柳笛那青翠的歌吹。但童年却风一样眨眼就没了踪影，我只能寻到些落叶和花瓣。但那是我曾经拥有的日子，是我终生难以割舍的怀念。

老家也让我感伤。走在老家的小路上我找不到昔日的那份纯真和活泼了。因而，回家的渴望不如说是想寻找自己的童年，想重新触摸那那鲜嫩的岁月。生活在繁华的城市，心里总有太多的块垒，老家能让我放松自己也清醒自己。老家的树还是那么青翠，水还是那么明净，天还是那么蔚蓝……老家是我



金色的城堡油画

万纪元

文苑

棋诗拾趣

冯忠方

古往今来，流传着许许多多弈棋的逸闻趣事。

明代学者王守仁自幼酷爱象棋，与人下棋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一天，他在河岸边与棋友对弈，母亲三次呼唤他回家吃饭，王守仁因专心下棋竟未觉察。他母亲走出家门跑到河边，气得一把抓起象棋扔进了河里。这时，王守仁方如梦初醒。他看着随水漂流而去的象棋，捶胸顿足，泪如泉涌。接着，便伤心地作《哭象棋》嵌诗一首，在河边吟诵起来。

象棋在手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帅落水一齐休。车马千里随波去，相士入川逐浪流。炮响一声天地震，象若心头为人揪。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对围棋情有独钟。然而，他下棋与一般士大夫有所不同，从不看重输赢，只把下棋当作公务和写作之余的一种娱乐，输就输，赢就赢。所以，他有一首诗单说此事：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由于他常把下棋看做是“戏事”，怕扰了“真情”，所以，他下棋时，有时认真，有时应付，结果输比赢多。于是，便有人在背后讥笑他棋艺低劣。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一笑置之，还对人说：“下棋本来就是图个休息，如果反而苦思劳神，不如不下的好。”

郑邑旧事

冯玉祥与郑州地名

朱永忠

冯玉祥将军于1922年、1928年两次督豫。期间，他坚定不移地推行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实行亲民政策，实行男女平等、耕者有其田，主张平民政治。他所到之处必破除迷信、改革陋俗，重视平民教育，抓庙毁神像、办学校，动员穷人工子弟上学。在郑州市管理上也体现了他的革命思想，曾将郑州城内的一些旧街道、城郊部分村庄名称更改为带革命色彩的名字。如郑州大通路更名为大同路，一直沿用至今；敏德街更名为中山东街，1948年更改为东大街；里仁街更名为中山西街，1948年更名为西大街；威宁街更名为中山南街，1948年改为南大街；清平街更名为中山北街；衙前街更名为中山前街，1948年更名为市府前街，1983年更名为管城街；火神庙门改为博爱街，沿用至今；芦医庙门改为平等街，冯命人扒掉火神庙，将火神庙后街改为鼎新街，沿用至今，并

将县衙大堂改名为中山纪念馆。

1928年春，冯玉祥进驻郑州西北郊五龙口村后，听说五龙口村名是因五代时期“五龙二虎困彦章”，后人于此地修了五龙庙，敬奉五代时期人物石敬瑭、刘志远、郭威、石重贵、柴荣崇拜，故起村名为五龙口。认为村名迷信，为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就把村名改为五权村，直到建国后才恢复原名。还将金水区的大孟寨改为三民村，庙李村改为中山村等。

1928年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征结束后进驻郑州，安营屯兵修葺，为纪念在大小数百战役中阵亡将士，便在郑州西郊杂草丛生的沙岗上，征地240亩辟为墓地并建祠，以表阵亡将士之志。冯玉祥亲笔题“碧沙岗”三字，以石雕刻嵌在北大门上，作为陵园名字，取“碧心丹心、血殷黄沙”之意。以此，碧沙岗名字便流传后代。1956年市政府在其西侧建市场，定名为碧沙岗市场，现碧沙岗市场改建成为郑州市重要的“商圈”之一。1957年市政府将碧沙岗改为公园。

小幽默三则

匡天龙

失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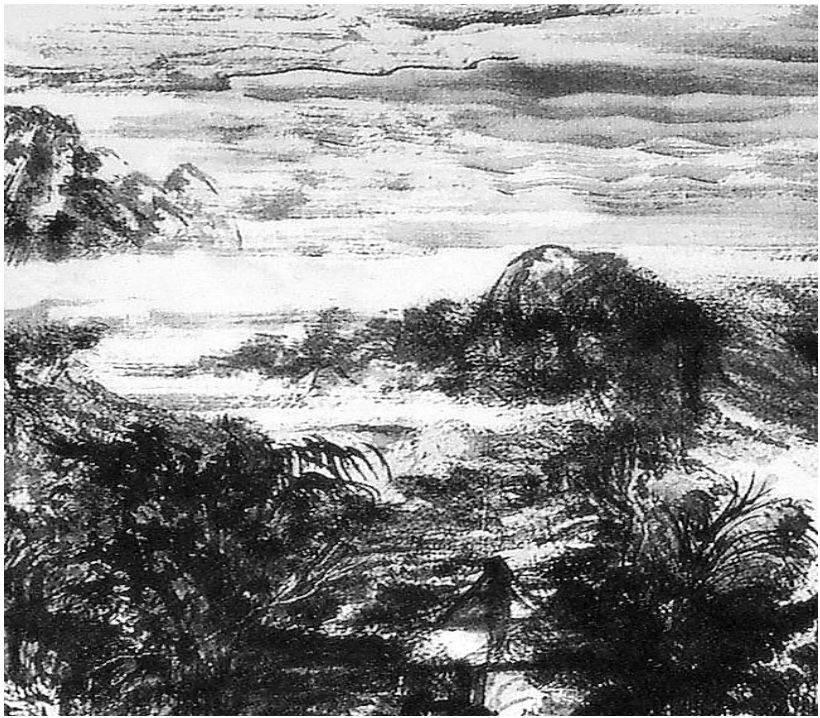
有个失眠病人请教医生如何入睡。医生说：“每天晚上上床后默数到1000，能入睡。”第二天，病人一脸倦意地对医生说：“昨天晚上我数到568时就困了，我只好喝了杯咖啡又接着数到了1000然后干脆就睡不着了。”

病房

护士提醒一名妇女：“夫人，请您说话声音轻一点，您的丈夫需要绝对安静。”“没关系，护士。多少年了，我的话他一句也听不进去。”

签字

局长的妻子闹离婚，局长没同意。一日，其妻趁局长吃醉酒之际拿出离婚协议书说：“局长，签个字吧。”局长大笔一挥：“同意报销。”



与云朝董(国画)

张志民

小说

红月亮

李培俊

我想，还是找个工人好，相互之间容易沟通，容易理解。这种想法在后来的生活中得到充分验证。我妈的间歇性精神病时不时要发作那么一下，犯起来就摔碗，就嘟嘟囔囔骂人，一个文质彬彬的教师能受得了这个？工人妻子不一样，等妈摔过碗，骂足骂够，她拽住妈的胳膊，甜甜地喊声妈，说，走，咱睡觉去啊。我也烦妈摔碗，她刚摔过碗，我就把锅递到她手上，说，摔吧，摔吧，把这个家摔完摔干净吧！妻子说，妈不是有病嘛，不是心里不顺嘛。你也有病啊！

妈说得真准，我爸还真回来了。那天，我一进家门，就见他坐在客厅里，人显得老多了，才50拐弯，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肉也像被谁挖去大半，寡瘦寡瘦的。他说，那个叫赵小玉的女人跟人跑了，把他一个人扔下不管了。言外之意是：想回来了。妻子不紧不慢地说，这养儿子的时候你到哪里去了？现在这养老子了，才想起这个家，世上没这样的好事吧？妈拦住他，不让说下去，央求我说，让你爸回来吧。

我没吭声，坐着抽烟，抽得客厅烟雾腾腾。爸走后，我问妈，你不恨他？妈说不恨，恨啥呢，他都到这一步了。其实，我早知道你爸会回来，搬走时，他拿去了我的红纱巾，那是订婚时你爸买给我的。

我去了爸的租屋，屋子已被搬空，只剩下一张小床，一床被子，床上头扔着几包方便面。我和爸都坐在

妈又犯病了。妈一犯起病就嘟嘟囔囔的骂人，骂的什么，听不确切，似乎是“不是东西”、“没有良心”之类。骂着走进厨房，端起一个碗，高高举起来，叭一声摔到地上。妈犯病一般都在客厅，手边就是电视、音响啥的，可她不要这些值钱东西，偏要跑到厨房摔碗。即便是摔碗，多了也不摔，只摔一个，尔后回到卧室，躺下蒙头大睡。

妈这病是离婚闹出来的。我12岁那年，爸跟别的女人好上了，三下五除二把婚一离，搬出去跟那个叫赵小玉的女人住到了一起。爸搬走当天妈就犯了病，本来把电视机已经举了起来，可又轻轻放下，跑到厨房摔了个碗。睡了一天一夜，妈从床上爬起来，望着院子里蹦来蹦去的麻雀，说，你爸还会回来的。我说，这样的爸，不要也罢！妈说，你这孩子，咋这样说你爸呢？

后来，我也结了婚，爱人是一个班组的工人。原先给我介绍的是小学教师，模样相当不错，可我没敢要。

该走了，你怕不怕？妈抬头看看爸，说，怕啥？人得知足，这么大岁数了，走就走了吧。

春天说来就来了，无声无息就把冬天撵走了。院子里那棵杏树开了一树粉白色的小花，絮絮的，连绵绵。吃过晚饭，爸和妈搬了两张小凳子，坐进小院的春晚里。我说，天晚了，外面凉，还是看电视吧。妈说，她和爸要去院里看杏花。我说，黑咕隆咚的能看见个啥。妈说，那就闻闻杏花的香气吧。

他们坐没多久，刮起了小风，爸赶紧跑回屋，取出那条红纱巾为妈披上。妈突然问爸，天上出的是太阳还是月亮？爸说，你这人真糊涂，这不晚上嘛，咋会出太阳呢？那是月亮。妈说，月亮不是白的吗，咋变成红的了？还暖暖和和的。爸就认真地看着妈，原来，妈头上的红纱巾滑下来了，遮住了眼睛。爸抚住妈的肩膀，把妈的身子揽到怀里。爸感觉到妈的身子有点凉，而且，那凉意慢慢地传过来，他的身子也跟着凉了……

博古斋

中药也有十二生肖

王吴军

我国的中医中药丰富而博大，包罗万象，蔚为壮观。有趣的是，中药里也有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指的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中药的十二生肖也一样不少。

中药十二生肖里的子鼠是鼠妇虫，又名鼠蛭，有破血瘀、利尿的功效。丑牛是牛膝，有强壮腰肾的功效。寅虎是虎杖，有破血、通经的功效。卯兔是菟丝子，有滋补健身的功效。辰龙是龙骨，有镇惊安神、敛汗涩肠的功效。巳蛇是蛇床子，有杀虫止痒的功效。午马是马勃，有消炎止咳的功效。未羊是羊不食草，又名闹阳花，有祛寒、镇痛的作用。申猴是猴枣，有清凉、镇惊、化痰的作用。酉鸡是鸡血藤，是强壮性的补血药。戌狗是狗脊，又名金毛狗脊，有通血脉、利关节、强腰背的功效。亥猪是猪苓，是利尿药，有行水利湿、消肿止泻的作用。

邓小平下意识地抚弄着那支精制的香烟。过了一会，他终于开口了：“边民逃港，当然是件好事。但不管跑出去多少，是六万人，还是一百万人，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邓小平从容地点着烟以后，转身对着钟灵又加强了语气，把这句话重复说了一遍：“这总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然后转过身来对军区的两位主要领导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件事不是你们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的回答当然是钟灵期待之中的，但政治上非常老练的他仍然保持了原先的神情，平静地等着小平同志继续说下去。而在场多数的同志则都颇感意外，感到内心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巨大冲击。如果把造成成千上万边民外逃的原因归结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评价我们这三十年来的成败得失呢？如果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那么又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呢？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政策调整才能让平民百姓安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不再外逃？这样的调整会不会产生颠覆性的政治后果？这些共和国的“封疆大吏”和“重臣”们，一时间，甚至都不敢再想下去了。小平同志这种崭新的看法已经让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激荡和激励。

结束汇报，离开珠江宾馆，省委副书记宋梓南是和省委组织部部长坐一辆车走的。两人显然都心事重重，过了一会，组织部部长谨慎地问：“小平同志认为，大批边民外逃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你觉得他老人家这么讲……我们……是不是应该理解为，这是小平同志对我们广东省工作的一个批评？”

宋梓南略略沉默了一下：“逃港事件频频出现在我们广东，当然说明我们广东的工作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小平同志怎么批评我们，批评得再重，我们也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对广东工作的批评。”

组织部部长继续试探道：“难道小平同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前些年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都有问题……”

也许涉及了一个十分敏感和过于重大的话题，宋梓南没再按这位部长的话茬，那位部长当然能明白，也能理解宋梓南此刻的谨慎，于是也就没再议论下去。

按惯例，车先送宋副书记回家。一进家门宋梓南便径直走到书房里在书架上翻找起来。

“你找啥呢？”夫人顾亭云端着一

杯刚沏的茶，走进来问。

“我的一个旧记事本……封面上注明‘绝密’两个字的。”

“你那些记事本的封面上，全都注着‘绝密’哩。到底要哪一本？”

“我有一个本子是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

顾亭云从一个书柜里取出一个蓝布袋交给宋梓南。宋梓南稍稍翻看了一下，那个“专门记录省委历次讨论边民外逃情况”的本子果然就在其中。宋梓南拿着它走进卧室，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卧室的门突然开了。宋梓南拿着那本记事本走了出来：“我得回机关去一下。”

宋梓南敲响了书记办公室的门。他把那个棕色的旧牛皮公文包放在钟灵面前。

钟灵微笑着打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从里头取出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主人公是叶帅和宋梓南，都来自广东的非常破旧的一个人镇，也有一些农村的照片，那就显得更加萧瑟和破旧。这时候，他敏感地意识到，这里头一定有“故事”。

宋梓南说：“您知道，叶帅作为广东籍的中央领导，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省革命、生产的状况。这些就是我给他寄的他家乡的相册的副本。看了这些照片，叶帅心情非常沉重，多次拉着我的手，非常恳切地希望我们能帮家乡的经济搞上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搞起来。今天听了小平同志的那一番话，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说到这里，宋梓南已经很激动了，满脸涨得通红，眼眶有些湿润了。

钟灵把目光从那些照片上收了回来，定定地投注到宋梓南脸上，问：“梓南同志，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宋梓南：“我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今天来，只不过是向省委表个态，如果中央和省委下一步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需要有人去做些突破性的探索，我可以去种这个‘试验田’。”

钟灵笑笑：“种试验田，可是有风险的哦。”

宋梓南正色道：“如果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钟灵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看定了宋梓南，感慨地说道：“梓南，政治上你很敏锐，很坚定，也很坦诚，很有激情，这一些都很好。”

钟灵放下照片，看看宋梓南，等着他先开口来讲述这照片里的“故事”。

宋梓南说：“您知道，叶帅作为广东籍的中央领导，一直非常关心我们省革命、生产的状况。这些就是我给他寄的他家乡的相册的副本。看了这些照片，叶帅心情非常沉重，多次拉着我的手，非常恳切地希望我们能帮家乡的经济搞上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搞起来。今天听了小平同志的那一番话，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说到这里，宋梓南已经很激动了，满脸涨得通红，眼眶有些湿润了。

钟灵把目光从那些照片上收了回来，定定地投注到宋梓南脸上，问：“梓南同志，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宋梓南：“我现在还谈不上有什么具体想法。我今天来，只不过是向省委表个态，如果中央和省委下一步有什么重大的举措，需要有人去做些突破性的探索，我可以去种这个‘试验田’。”

钟灵笑笑：“种试验田，可是有风险的哦。”

宋梓南正色道：“如果要杀头，就先杀我的头！”

钟灵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看定了宋梓南，感慨地说道：“梓南，政治上你很敏锐，很坚定，也很坦诚，很有激情，这一些都很好。”

连载

草薨皱起眉头。

“那是数学？听起来像哲学。”

“你明白吗？石神给你们提出了一个答案，也就是这次的自首、供述内容的。这一白白怎么看都像正确无误的解答，是他充分发挥智慧想出来的。如果就这么乖乖相信，那就表示你们输了。你们正受到来自他的挑战！接下来，该轮到你们全力以赴，判断他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

草薨从汤川强硬的口吻中，感受到他的烦躁。这个向来沉着冷静的物理学家，难得流露出此种情绪。

“你是说石神在撒谎？你认为凶手不是石神？”

汤川皱起眉头，黯然垂首。草薨盯着汤川，继续说道：“你敢如此断言，根据是什么？”

“我的确不愿相信。”汤川说，“之前我也说过，他重视的是逻辑，而非感情次之。只要他断定，某个方法对解决问题有效，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可就算这样，也不至于杀人……而且，杀的还是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这简直超乎想象！”

“你还是认为石神清白无罪？”

草薨的质问令汤川脸一歪，微微摇头。

“不，我不会那样表达。”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认为杀死富樫的是花冈靖子，石神只是在袒护她。可是，越深入追查，这个可能性就越低。石神的跟踪狂行为，已有许多物证证明。为了袒护她，不可能伪装到那种地步。更何况，这世上有哪个人，会心甘情愿替人顶下杀人罪？纵使有意袒护，但到了保护不力的时候，谁也不会奉献出自己，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

汤川像突然察觉什么似的瞪大了眼。

“掩护不了的时候，谁也不会奉献出自己——这是正常人的反应，要坚持到底，继续袒护是至高难题。”汤川的眼睛凝视着远方低语，“他……选择在监狱度过一生？”

“既然杀了人，那是理所当然的。”

草薨从大学图书馆得知，汤川查阅了三月份的报纸社会版，还试图查阅千叶和埼玉的地方报纸。为什么要看地方报纸？难道说他做的和案子毫不相干？

钻进驾驶室，正要发动引擎，汤川车辆从眼前的校舍走了出去，拦下一辆出租车。草薨跟了上去。

单身的汤川大半时间都在大学里度过。现在还不到五点，他不会

这么早回家。

出租车过了大桥，在快要过隅田川的地方停下，正是新大桥前。前方就是石神的住处。

汤川正朝隅田川下游慢慢走去，不时把目光投向那些游客，但并未驻足。

一直走到游民小屋绝迹之处，他才止步。他把手臂架在河边的栏杆上，然后出其不意地转向草薨。

草薨有点狼狈，大步走近他。

“你早就发现了？”

“你的车太醒目了，发现你跟踪后，我就稍微改了一下下车地点，我想带你来这里。”

“什么意思？”

“我最后一次和石神见面，就是在这里。当时我是这么对他说的：这世上没有无用的齿轮，只有齿轮自身能决定自己的用途。然后，我提了几个和命案有关的疑问。当时他摆出不予置评的态度，但与我分开后，他作出了答复，就是去自首。”

“他是听了你的话，才放弃挣扎去自首？”

“放弃挣扎……也对，从某种角度看的确如此。不过对他来说，应该是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那张最后的王牌，实在准备得非常精到。”

“你去大学图书馆查过报纸，你的目的是什么？别再吊我胃口了，你一定知道什么，请你告诉我。你总不希望昔日老友替人顶罪吧？”

“我当然不希望他变成杀人犯，可是已经毫无办法了。连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现在要去找花冈靖子。”汤川说，“你要不要一起来？”他转身迈步，草薨紧随其后。汤川最初的目的地是弁天堂，他打算去找花冈靖子说什么？

汤川在清洲桥前走上台阶，驻足停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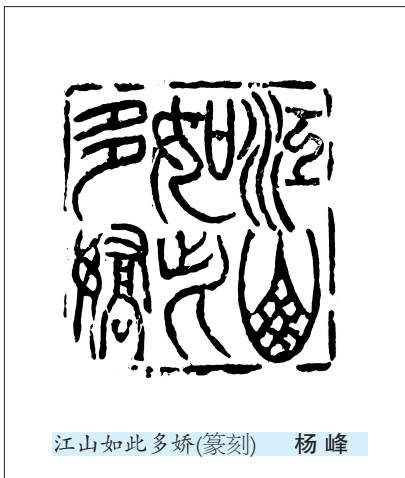
“那栋办公大楼。”汤川指着旁边的建筑，“入口处有玻璃门，看到了吧？”

草薨将目光转向那里，玻璃门上赫然映出两人的身影。

“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命案刚发生时我来见石神，当时我们俩也这样望着映在玻璃上的身影。但当时我完全没注意，是听石神说才意识到的。在那之前，压根儿没想过他能和命案有关。能和久远的劲敌重逢，我甚至有点乐昏了头。”

“你是说，你看到映在玻璃上的影子以后，才开始怀疑他？”



江山如此多娇(篆刻) 杨峰